

「謝謝你，乾爹」——中非一家親：  
愛，復興，僱傭軍與生物醫藥  
“Thank you, Godfather”: Love and Rejuvenation, Mercenaries and Bio-  
medicine Forge Africa and China into One Family in *Wolf Warrior II*

保羅·阿瑪爾<sup>1</sup>

Paul AMAR

在解讀《戰狼II》這部重要電影時，我將把注意力集中在電影裡的矛盾以及道德與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上，而不考慮那些顯而易見的意識形態因素。我的解讀基於如下假設：任何一部像《戰狼II》這樣的高票房電影，它勢必要為林林總總的快感、解讀和社會性創造空間。而這些反響均既越出了作者的意圖，也越出了國家錨定電影意涵的種種嘗試。

在評論這部電影時，我的關注點是兩種緊張關係。第一種緊張關係處於以下兩者之間，其一是創造關於「家庭」概念的諸種另類性別和種族概念，其二是鞏固一種帶有去性意味的「道德體面」概念。而在那些涉及入侵非洲某國的僱傭兵和暴徒的主要情節中，可以發現第二種緊張關係：一方面是對軍事主義、西方的合法性和中國資本主義的質疑，另一方面則是對統一化武裝力量的歡迎。

中國式「世界大家庭」新模式：隨著電影劇情的展開，中非關係被呈現為一種友愛的、無血緣關係的家庭動力學。男主角冷鋒收養了一位在街頭叫賣的非洲男孩吞都。他的生母內莎(Nessa)，是被僱傭軍占領的中國玩具製造廠裡的一位嫺熟工人。吞都則把冷鋒叫作「我的乾爹」。

從這一角度來說，吞都這一形象將整個非洲低幼化了。觀眾會問：電影裡關於「復興」的俗套論調，一定需要將非洲低幼化嗎？但另一方面，吞都

---

1 保羅·阿瑪爾，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國際研究系教授  
電子信箱：amar@global.ucsb.edu

這個角色（他看起來只有13歲）既宣示了某種主體能動性，也引發了矛盾的觀感。因為吞都堅持不願意拋下媽媽內莎獨自離開，冷鋒才變得「男人起來」。的確，這部影片給冷鋒的救援任務賦予了多重動機，包括爲了對殺害他的軍人女友的僱傭軍進行復仇，和爲了拯救代表醫學人道主義倫理的陳博士。但是推動電影情節的驅動力，仍然是情感上對高尚道德的致敬和對非洲角色的大愛的迫切需求。在這裡，一個新的、融合的中非「世界家庭」想像所具有的力量和問題就凸顯出來了。這種想像實是在白人霸權之後出現的新的關節點，它聯結人道資本主義控制下的全球體系。

拉曼拉病毒肆虐造成的緊迫狀況貢獻了電影情節的緊張感。冷鋒在進入隔離區後和感染者有了接觸，結果自己也染上了病毒。此一情節強調了電影對跨越邊界的情迷關係的關注，也凸顯了這位「戰狼」的身體其實也是脆弱的。這個情節同時也重現了人道主義生物醫學的霸主地位，以及這種地位對女性身體和非洲裔身體、還有主角光環的依賴。

冷鋒的英雄主義男子氣和他身體及情感的完整性，是靠瑞秋博士和帕夏的努力，以及她們來自於軍事訓練之外的智慧來維繫的。她們同時也展現了一組「乾媽／乾女兒」的家庭組合。在這種幻想形式中，對知識的獲取和對邊界的破壞模糊地被結合在一起。這種邊界破壞不只存在於種族和認識論之間，甚至還包括了對倫理邊界的侵犯。而這種組合則被奉爲對一種新形式的類家庭親密關係的贖回。

驅動情節發展的最後一個「另類親屬」維度，則是冷鋒和他的小弟小范之間被情慾化了的兄弟情義。小范是一個長相俊俏的年輕軍人。作爲一個自私的「被寵壞的富家子」，小范體現了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虛榮和他們對非洲狹隘的認知。跟瑞秋博士相比，小范反而更頻繁地扮演著遇險女子的角色，被冷鋒一次次地拯救。

表現邪惡的僱傭軍和暴徒行爲的情節，驅動著影片中大多數的大戲和動作場景。這些情節既批判了某一特定的黷武主義和流氓利己主義，也對它們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追捧。

在電影開篇，緊跟在索馬里海盜場景之後，觀眾隨即被帶回到中國，看到一個開發商在便衣中國暴徒的幫助下欺壓一群中國老百姓。員警則在「保護」這個開發商和他的暴徒行爲。冷鋒和一群穿著正規軍服的解放軍碰巧將一位戰友的骨灰帶回家鄉。而他的母親恰巧就是被驅逐的居民之一，正在抹

淚哭泣。冷鋒十分同情這位悲傷的母親，拔刀相助。他把那群暴徒打了個半死，還爲了這群百姓與開發商和警方針鋒相對。因爲這個原因，他被移交軍事法庭，還被開除了軍籍。不過在他被遣散之前，一位身著軍服的將軍讚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還告訴冷鋒他做得很對，並叮囑他要繼續承擔軍人應負的偉大職責。這個奸商聯合暴徒欺壓群眾，英雄冷鋒拔刀相助的開篇著實讓人有些意外，它巧妙地讓電影對中國的發展資本、流氓暴徒和員警之間的狼狽爲奸做了批判。電影還暗示了軍方其實暗中支持反抗強權和民心團結。許多人注意到電影裡的「大中國主義」和愛國主義，被這些來自國內的緊張關係給分化了。

當電影隨著冷鋒來到非洲時，對暴徒的批判轉變爲對外國僱傭軍的全面討伐。我們看到了僱傭軍無論是在爲武裝化「紅巾軍」叛亂賣命還是隨後針對他們時，都在「耍流氓」。電影探索了非洲軍事力量的私有化以及衝突的升級，它還揭示了西方介入勢力愈演愈烈的野蠻和無賴特性。白人僱傭軍團體因此成爲中非種種另類親密關係中的反常「他者」。電影中的僱傭軍操著來自美國、俄羅斯和南非的不同口音，這意味著這些僱傭軍把反殖民抵抗的象徵給奪走並撕毀了。

《戰狼II》對僱傭軍的全面勝利，在對「老爹」的野蠻爆頭中達到高潮。在這個場景裡，所謂的「復興」幾乎取得了全面勝利。這一計畫以改良過的全球視野下的中非家庭和英勇無畏的中國軍隊爲範本，建構了一種新式的人道主義。這些復興模式完全優於西方版本的21世紀全球化範式。後者是由極端的暴力、僱傭軍模式、私掠虜獲和無人機式管控所構成的。不過，鑑於《戰狼II》的導演兼主演，從海外視角來呼應國內開發商的貪婪無量和商業管理上的周邊操作，並由此對暴徒行爲、短視和階級特權都有所批判，電影中的大中國主義還是比較溫和的。